

● 医考之路

做好医生是一件伟大的事

▲ 黑龙江明水县中医院 孙玉华

回想起执业医师考试，不由得思绪万千。既有抓紧一切闲暇时间，废寝忘食备考的刻苦积极，也有当下艰难医师执业环境引发的惆怅与无奈。

我是一名 70 后的医生，参加工作正好赶上 1999 年第一届全国执业医师考试。那时，我正在休产假，每天面对小宝宝已手忙脚乱，还要抽时间做厚厚的复习题，令我焦头烂额。

我当时所在的医院是县级医院，没有考点，考试只能去市里，往返要花费四天。考试前遇到了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长者，交谈后得知，他是一名中医，在乡镇卫生院工作。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很担心接下来的考试，我当时安慰他：“没关系，今年不过还有明年。”话虽这么说，执业医师考试事关前途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与不安。考试内容已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低头答题，而监考老师则很严肃地站在我身边。

幸运的是，我成功通过了考试。

转眼件，十多年过去了。每年 1 到 9 月份，看到即将走进考场的学弟学妹们，也会替他们担忧。如今，考试难度越来越大，执业医师考试考的是全科医学，这对有些在临床专科工作了若干年的医生来说，大部分内容还很陌生。还有的人考试接连失败后另辟蹊径，利用“高科技”玩猫腻，有的人“成功了”，有的人却被禁考，后悔不已。

想要顺利通过考试，医生们十分不易。做医生真的是一件苦差事，希望社会多给医生一些宽容和理解，不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排斥当医生。作为医生来讲，看到这种情形，真地感觉很悲哀与无奈。医生是一个很平凡的职业，但做好医生却是件伟大的事。

有奖征文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
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：3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
二等奖：5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
三等奖：10 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
纪念奖：10 名，2016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6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


● “小樵夫”在美国

伦道尔太太的感恩节连载（三）

“鬓发如霜志好强”

▲ 美国南加州大学临床医学教授 乔人立



伦先生躲过一劫，病情稳定后，被送到护理院接受康复训练。几个月后，感恩节将近，节日气氛渐浓。一天，DRAKE 超市给我们 ICU 送来一盒玉米面包。上面有个卡片写着，送给 Q 医生和 ICU 护士们，署名伦太太和先生。护士长一定要我尝尝，告诉我说，伦先生已经出院回家，伦太太在 DRAKE 打工包火鸡！

我心中一震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想象不出高贵的伦太太穿上工作服打工挣钱是个什么模

样。人的一生难免遇到坎坷，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进永远使人敬佩。可叹硅谷经济繁荣带来很多人的富裕，具体到伦太太却是八十三岁高龄重挑生活重担。我不知道包火鸡能挣多少钱，能对伦家的生活起多大作用。但伦太太一定是鼓足勇气，放下架子，想方设法维持她的生活。她完全可以换个小点的公寓，但她骄傲地不降低自己的标准。她也可以把先生送去公立护理院，实际上伦先生当时的情况无论在哪儿都会逐渐好起来，但她要让自己的亲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活得最好。她不坐叹世道炎凉，不哀鸣黄

昏迟暮，老来无靠，而仍然选择依靠自己，如此高龄，重新开始。

不敢论及别人，反思自己七尺男儿，考医生做医生虽晚，也不过人到中年，便觉得年龄已大而计划放弃学术追求，岂不惭愧。

一天下班，我绕道来到 DRAKE。DRAKE 店里富丽堂皇、灯红酒绿，进出顾客也是昂首阔步，提着精美的货袋匆匆来去。伦太太没在班上。火鸡专柜当班的男士彬彬有礼地问我能为我做什么。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自己来做什么，于是买了只火鸡回家。我家没人爱吃火

鸡，何况这家店里的东西比别处要贵出几倍。但是，人情社会之中一件东西的价值又岂是仅因物质而定的呢？

一个月后，我辞去了圣玛台欧的位置，回到大学里当教授，少拿钱多干活，总归争取为人类多做贡献吧。

当年七七级大学里，曾有小诗一首，调侃老大哥老大姐同学，稍稍改动抄来如下，可惜伦太太不懂中文，也不会读到《华夏文摘》。道是：

鬓发如霜志好强，而今重越路途长。此老人老心不老，端庄严肃敬满堂。

● 医生日记

站着 是一种姿态

▲ 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医院检验科 彭雪梅

在门诊检验室抽血和采取末梢血一直是站着，我已经站了 17 年。

最近领导给抽血的位子上安排了一张凳子，同事刚开始觉得很舒服，习惯了就觉得坐着抽血也很好，换一次性纸巾，扎止血带，撕开注射器……一项项程序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我也开始习惯了和患者面对面坐着抽血，除非不得已而不得不站起来。

当那个患者到来时，我惊诧地心痛了一下，并且从此不再坐着抽血。

“迎接”没有小腿的患者

他是在很多目光的注视下进来的。不能说走进来，而应该说是一步步挪着进来的。

当时我刚从院外回来，很远就看到一个人在检验科门口跪着，旁边的人都露出诧异的神色。我心里一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慌忙地跑过去，全然顾不上走廊里的患者看我的目光。及至跑到跟前，才看清楚原来是个残疾人，他的小腿被截

去半截，属于脚的地方被衣服紧紧地裹着。膝盖上戴着厚厚的护膝，是冬天骑摩托车时戴的那种。膝盖跪在地上，停在队伍后面。我跟堵在门口的患者低声说“让一下”时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目光对视的一瞬，心里又惊诧了一下，他的眼睛充满一种澄澈，让你看不出里面的沧桑和卑微。

站到他的对面，我用更轻的话对他说：您坐下吗？这是和别的患者没有说过的话。换成别的患者，可以简单明了地说：坐或者您坐。一两个字已经完全能够表明我的意思，对他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坐，更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坐到他身高一半的凳子上。他看出我的犹豫，忙说：不用，我站着就行。说着，伸出胳膊，坦然地看着我。从开始到结束，我一直站着并且用极其敬畏的心来操作。敬畏，是的，只有这个词，才能代表我的心情。

在他等待检验结果的时间里，若不是他爱人主动说起，我根本不想那么残忍地揭开他断腿的伤疤。当一段故事隐藏到时间的深处，我们又怎么忍心痛破创面，让伤痛再次上演？

为患者抽血 不再坐着

他妻子用手擦着眼角哽咽着，断断续续地说出事情的经过。他曾经是一名军人，下岗后做个体生意。原本一米八的他身体硬朗，健步如飞。为了救一个吓呆在马路上的女孩，他被司机酒后驾驶的疯狂

汽车轧断了双腿。一个雨后的傍晚、一条僻静的小巷、一名军人以他从容的姿态扑向路中央，把双手伸向另一个弱小的生命，支撑他站立的双脚却永远地留在了孤寂的小巷。被碾碎的双腿裹着血液带着体温顺着雨水静静地流淌，浸润着一块块石板，浸染着一片片落叶。

当他在医院里醒来时结论已经尘埃落定：小腿以下粉碎性骨折，已经无法接骨。消沉一段时间后，他又重新“站”起来，用他的膝盖。他在小巷口租下一个摊位，糖果日杂，日出而作日暮而息。不看别人怜悯的眼神，不管别人嘲讽的目光，他用膝盖一步步书写着此后的人生。我不知道刚刚 32 岁的他是如何承受生命里如此沉重的打击的。从一米八到一米三，从健步如飞到步步挪移，是一个可以丈量的物理数据，可心理从拒绝到接受再到不屈之间的历程，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？

在她不平静的叙述中，我仔细体味着他的坚强、他对生命的执着和他生命里特有的镇定和从容。我不由得用一种敬仰的眼神看他。他正站在门口，目光平静地直视着前方，那一份平静里有坦然、镇定，还有丝丝缕缕的平和与豁达。

他把自己的跪着说成“站”着。我知道，这是一种姿态，一种和众人平等的姿态，一种不自卑、不怯懦的姿态。也许他比我们低一些，但是他始终是站着的。

从此，面对每一个来抽血的患者，我再也没有坐下过。